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87, No. 1636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釋智宣法師輸入

No. 1636-A 金剛經感應故事分類輯要序

金剛經者。大乘正宗也。如來云。一切諸佛。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皆從此經出。是此經乃聖教之骨髓。其功德不可思議。誦之者。可以照破諸相。洞見性源。直達涅槃彼岸。豈徒種種福報。感應不爽已哉。然明其道不計其功。在利根上智或能之。若中下之士。不覩福報。信心不堅。何以使之樂誦不倦乎。此余既作句解。復有感應分類之輯也。第古今傳記。所載事跡。鑿鑿可據者。不下數千餘條。盡錄則煩。恐人難記。茲擇其切要者。五十條。分為十八類。皆有感輒應。捷於影响。洵足轉化未信。啟人樂誦之心矣。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其應亦有淺深小大之不同。如自延壽愈疾。生子登科。以及脫難還陽等事。率皆享世間福報。乃有漏之因。非出世者所重。惟歸西一節。則能了生死。脫輪迴。直登極樂之鄉。與諸佛菩薩。共會一處。此真學道者之歸宿也。凡持誦。解說。書寫。刻施。原以求此而已。外此種種靈應。特緒餘耳。功有淺深。效有小大。願覽是編者。高處著眼。

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八日歸一居士王澤注謹題

金剛經感應故事分類輯要目錄

延壽
愈疾
生子
登科
免溺
止焚
却鬼
避邪
伏虎
化賊
脫難
還陽
免畜
如願
度禽

濟幽
生天
歸西

No. 1636

金剛經感應分類輯要

蓬萊王澤注巨川甫編集

子婿孫天錦雲卿繕寫

延壽

梁。天監中。琰法師。居長安招提寺。十一歲為僧。一日遇相士曰。可惜聰明壽夭。數盡十八歲。琰歸焚香。禮三寶發願。乞賜經一卷。精專受持。禱畢。隨手抽得一卷。乃金剛經也。專心受持。晝夜不捨。忽夜至更深。見房中五色光現。須臾見一梵僧。身長丈五。語琰曰。汝十八當亡。因持念大乘經功。增延壽數。言訖不見。因此愈加精勤。後壽至九十二歲。無疾坐化。

唐。吳思玄。天后朝。為太學博士。持金剛經日兩遍。多有靈應。思玄在京病。有巫褚細兒。言事如神。星卜祈禱。思玄往見。細兒驚曰。公有何術。鬼見皆走。思玄知是經力。信加精勵。日念五遍。兄疾。醫無效。思玄至心念經。三日而愈。思玄曾於渭橋。見一老人。年八十餘。著縷麻衣。問之曰。為所生母也。思玄恠之。答云。母年四十三歲。有異僧教云。汝欲長壽。但念金剛經。母發心日念兩遍。壽一百七歲。姨及鄰母誦之。並過百歲。

江陵。李玄宗。其女年十三。夢梵僧曰。汝有善心。何不持念金剛經。凡世間男女。每日能淨心誦一卷。陽間增延福壽。壽筭百年而終。即生天界。若能究竟般若。直登涅槃彼岸。或有看經未圓滿者。即死入陰府。不能拘錄。判生福貴家。受諸福報。李女依僧囑。日誦三卷。年二十四。不願嫁。忽患傷寒。三日而卒。有二使引見閻君。照看其女無罪。見頭上有佛光。王曰。此女既有般若功。宜判還魂。臨行。王囑曰。汝父有殺害之仇。先減壽二紀。不久追入陰司對證。汝父好將活魚切膾。今有魚七千餘頭。狀訴索命。汝父每夜。夢落網中。日日頭痛。此是魚求報也。女還魂。以此白父。父驚惶。遂同女往天寧寺。齋僧百員。願發斷除葷酒。手寫金剛經。四十九卷。寫畢。玄宗夜夢。數千青衣童子來拜謝。口稱我等被君殺戮。各訴宿冤。索君性命。今蒙寫經功德。出離三途之苦。往生善道。君既釋冤。復還原壽。又添遐筭。玄宗聞之。不勝忻喜。自爾持經不輟。壽至百二十歲。無疾而終。

明。正德間。南嶽有大德僧。曰楚石。博通三藏。而專持金剛經。人有禮之乞佛法者。無賢愚貴賤。輒大聲曰。好持金剛經去。年一百七十一歲始化。同時有白藤和尚。無極和尚。亦專勸化持金剛經。白藤終一百三十歲。無極終一百二十四歲。

愈疾

王偁。家晉州。性頑鄙。唐元和四年。其家疾疫而亡。惟偁偶免。方疾食狗肉。目遂盲。不求醫藥。惟禱鬼神。數年無報。忽有異僧請飯。謂曰。金剛經能排眾苦。居士能受之乎。偁辭以無目。僧勸寫之。偁從其言。得七卷。請僧誦之數日夢前僧。持刀決其目。乃驚悟。覺有所見。久而復明。自此終身誦經不替。

勾龍義。間州人。唐長慶中。於鄞縣傭力。常因邑人有疾。往省之。見寫金剛經。義毀棄止絕之。歸即喑啞。醫不能愈。頑黷無識。已五六年。忽聞鄰人念是經者。惕然曰。我前謗真經。得此啞病。今若悔謝。終身敬奉。可能言否。自後每聞念經。即倚壁聽之。月餘。偶行入寺。逢一老僧。禮之。僧問何事。遂指口中啞。僧以刀割舌下便能語。因與念經。正同鄰人之聲。後再訪僧。不復見。惟壁畫須菩提。乃悟曰。此是也。因寫經。畫須菩提像。終身禮拜。

崑山處士。周少岳。諱之程。五十喪明。瞳子反背。碧色。自以廢人。乃皈心佛氏。用消宿愆。每日清晨。誦金剛經三卷。誦則高聲贊揚。客至不為禮。積十五年。一日炯然見物。猶以盲者不能視。妄想所結也。然令人視其目。已見童子搖動。如此兩月。清光盡復。比少年。更能瞭遠。少岳感金剛經力。持經益虔。年至八十考終。

宋。紹興間。秀州宋承信。得翻胃疾。數年藥不能療。忽夜夢梵僧曰。汝乃宿世冤愆。遂致今生病苦。汝知否。凡世間男婦。瘋癲癆跛。盲聾瘖啞。疾病纏身。經年臥牀蓆者。其魂多攝在陰司。拷較前生今世所作罪惡。因果毫髮不差。若有奉施金剛經。或自他書寫。或畢世受持。纔動念。遂感陰官。較察善功。先放其魂。次遇良醫。其病即愈。睡覺省悟。明旦焚香。躬對佛前發願。許施金剛經一千卷。爾後又夢金剛神。賜藥一丸令吞之。次日其病即痊。將養月餘。身體復舊。凡見聞者。無不稱歎。

生子

秀水庠生。濮可重。妻王氏。有一子一女。相繼痘殤。哭之過哀。雙目成瞽。遂專心持誦金剛經。數歲不輟。一日誦經次。左目忽流水。痛割如裂。則豁然明矣。右目過數日。復如之。因持誦愈虔。夜夢佛語之曰。汝本無子。以誦經故。賜汝一子。氏忽復娠生子。因名經賜。

施振宇。鄞縣人。性好善。年踰四旬無子。師禮天童密雲和尚。命名通等。示云。汝欲求嗣。能齋僧持金剛。自然有子。是夜依教。禮佛立願。夢金剛神。書一兆字與之。歸即茹素。手書金剛經一卷。每日虔誦。寒暑無間。歲歲進山設齋。種種善事。力行不倦。後果得子五。

皇清順治間。浙江提督。張公名杰。年六十尚未有嗣。夫人陳氏。崇信三寶。日誦金剛。凡屬名山。咸往設齋。康熙五年二月。就天童寺。修華嚴懺法。山中現五色

雲者七日。秋七月。副室舉一子。其家至今守遺訓。奉佛誦經不輟。

登科

唐。大曆中。夔州推司。揚旬。常持金剛經。處心正直。陰德播傳。有子年二十三歲。習舉業。將入試。旬。夜夢金剛神曰。汝念經有感。特預報汝子必貴。若應試。須改名揚椿納卷。吾于中助筆也。次日令子改名納試卷。果中第六名。次年赴省試。椿自夢一金剛神語曰。今年省題。乃行王道而王。汝可預辦入院。無洩。試日。正應此題中九十六名。就赴殿試畢。試官徼納上三名卷。奏御榻。當夜椿又夢前神曰。汝策極好。却不中主文意。打在第五卷。吾已簡尋汝真卷。却去御榻上。抽換了第一名卷子。後日唱名。定奪天下都魁。蓋汝同父平昔念真經之驗也。及唱名果應。

項希憲。憲副。初名德茶。夢己為辛卯鄉科。以汙兩少婢。被主科名籍神人削去。遂力行種德事。捐資懇友高松聲。精楷金剛經刊板歲施之。凡十餘年。夢至一所。見黃紙第八名為項姓。中字模糊。下為原字。傍一人曰。審視此汝天榜名次也。因易名夢原。壬子中北京鄉試第二十九名。己未會試第三名。共疑夢名次之爽。迨殿試為二。甲第五名。方悟合鼎甲數之恰第八也。鄉試榜紙俱白。而殿榜獨黃。尤為冥定云。

嘉禾。沈公光華。嘗判兩淮鹽鐵。歸田日。偶與同郡運同吳公淞。閑坐。從容遞問日間所為。沈云。晨朝茹素。持誦金剛經。積二十年。已踰二藏。吳亦漫然置之。居無何。吳忽晨起疾馳。詣沈賀云。郎君南闈必第矣。沈問何故。云夢一人言。郡中一士夫。以持金剛經功德。其子得雋。覺來。惟憶公當酬是夢。是歲之秋。沈公叔子應明。果登應天鄉薦。聞沈公持誦金剛經最虔。而行住坐臥。能自暗誦。嘗從東郭季子家往還。塗間一心持誦。計所經屠門市肆。及虛空一切。霽經功德超脫者。不知凡幾。又以無四相心。修一切善法。累世積德。故子孫蟬聯科第。為禾郡冠族。皆金剛經證驗云。

免溺

唐。元初。九江人。販薪於市。年七十。常持金剛經。一日渡江。中流浪起。同涉者俱沒。惟初浮水上。漂南岸。羣舟泊者。悉大驚。見初背上光高數尺。意其貴人。爭以衣遺之。更與以飯。語漸熟。乃知村叟。因詰光所自。云某讀金剛經十年。在背者經也。前後厄難。無不獲免。

白仁哲。龍朔中。為來陽尉。運米遼東。過海遇風。四望昏黑。仁哲懼。急念金剛經忽如夢寐。見一梵僧謂曰。汝念真經。故來救汝。須臾風定。八十餘人俱濟。

唐。乾元中。廣州僧虔慧。自幼持金剛經。寒暑不易。因與緇俗數十人。泛海往南安。忽風濤壞船。滿船人俱沒。惟虔慧在浪中。遇一叢蓬蒿著身。漸至蓬蒿之上。隨浪三日夜。方得濟岸。仔細視蒿中。乃金剛經一卷。並無淹濕。虔慧拜受此經。精

誠供養。年至百三十歲。端坐告終。其經內自出香烟。漸成五色雲。徐徐上昇。

止焚

饒州。銀山採戶。逾萬。並是草屋。延和中。火發。萬室皆空。惟一家中。火獨不及。時本州揚體幾。自問老人。老人對曰。家事佛。持金剛經耳。

却鬼

魏恂。左庶子尚德之子。持金剛經。為監門衛大將軍。時有蔡策。暴亡。數日復蘇云。至冥司。怪使者追人不得。將撻之。使者云。魏恂持金剛經。善神擁護。追之不得。即別遣使復追。須臾還報並同。冥官曰。且罷追。恂聞。尤加精進。

唐。王陔。為鷹揚府果毅。因病。遂斷葷肉。發心誦金剛經。日五遍。後染疾。見羣鬼來。陔即念經。鬼聞便退。遙曰。王令追汝。且住誦經。陔歇誦。鬼悉向前。陔乃昏迷。須臾又見一鬼云。念經人。王令權放六月。既寤。遂一心持誦。晝夜不息。至六月。鬼亦不來。夜聞空中呼曰。汝以持經功德。當壽九十矣。

唐。沈嘉會。貞觀中。任校書郎。以事配蘭州。思歸甚切。每旦夕東向拜太山。願得生還。永徽六年。十月三日。夜見童子。儀服甚秀。云是太山府君之子。謝君拜禮。故遣奉迎。謂嘉會曰。人之為惡。生不受誅。死必為鬼所治。無有微幸得免者也。若日持金剛經一遍。即萬罪皆滅。鬼官不能拘矣。嘉會自此持金剛經。遇赦得歸。

避邪

唐。于李面。舉進士。元和中。下第將歸。有僧勸曰。郎君欲及第。何不讀金剛經。遂日念數十遍。至王橋宿。因步月。見一美女。與言。遂被誘。至村舍。戲笑甚喧。升堂又見美女五六人。回疑為怪。乃陰念經。忽有異光自口出。羣女駭散。但聞腥穢氣。蓋狐狸所宅也。榛棘滿目。不知所適。俄有白犬。導回前行。口有光照路。遂達本所。回後誦經。至數萬遍。

伏虎

唐。石首縣。沙彌道蔭。常念金剛經。長慶初。他出夜歸。中路遇虎。吼擲而前。沙彌乃閉目坐。默念經。虎遂伏草守之。及曙乃去。視其蹲處。涎流於地。

唐。王令望。少持金剛經。還邛州。路極險阻。忽遇猛獸。振茆非常。急念金剛經。猛獸曳尾而去。後任安州判司。過洋子江。夜風暴起。船數百艘盡沒。惟令望船獨全。

化賊

唐。長慶初。陝州人。行立。常持金剛經。隨身到處。焚香拜禮。偶載貨往同州。途遇盜。立棄貨而逃。行李五六十斤。盜舉之不得動。相視驚異。追立問之。對曰。中有金剛經。想是神力。盜發囊見經。反與立錢百千。請經去。誓不作賊。

脫難

隋時。武牢縣宰。陸彥通。日誦金剛經十卷。李密盜起。破城。眾賊持劍趕殺。前有深澗。賊逼近。通躍入澗。空中見金剛神。以手接通臂。置石上。都無傷損。神曰。汝持經有感。特來救爾。因得保全還家。援筆書偈。香水沐浴。端坐而逝。

唐。一富商。恒誦金剛經。每以經自隨。常販外國。夕宿海島。眾商利其財。殺之。盛以大籠。加巨石。並經沉於海而去。其所沉之島。乃是僧院。僧每夕聞人念經聲在海底。大異之。因命善泅者。沉水訪之。見一老人在籠中讀經。乃牽挽而上。僧問故。云。被殺沉海。不知是籠。忽覺身處宮殿。常有人送飲食。安樂自在。眾聞之。悉加贊羨。遂削髮出家島院。

唐。陸康成。嘗任法曹掾。不避強禦。公退。忽見亡吏。抱文按數百紙。請押。問曰。汝已去世。何得來。曰此幽府文簿。康成視之。但有姓名。略無他事。吏曰。皆來年兵刃死者。即問曰。我在內乎。吏曰然。因大駭曰。君既舊吏。得不救我。曰我特來啟公。惟金剛經可託。語畢。即不見。康成乃發心讀經。日數十遍。明年朱泚反。果署康成為御史。康成叱泚曰。賊臣敢干國士。泚怒。命兵環射之。康成默念金剛。矢無傷者。泚曰。儒以忠信為甲冑。信矣。乃舍之。康成遂入終南山。不復仕。

項蘭齋。在督。自云。丙辰春。夢謁至尊無敵大王。見帶血菜色人彌萬。曰此二東也。可識之。還勸人齋素。念佛誦金剛經。可生免兵荒。死度苦厄。居無何。山東數府大饑。死亡略盡。而遼事隨大壞。死更倍焉。夢之二東遂驗。項虔持金剛經。未嘗一日輟。

還陽

慕容文策。隋人。常持金剛經。不喫酒肉。大業七年。暴卒。三日復活。初見二鬼。追至一城。極巖峻。入行四五里。見有宮殿羽衛。王當殿坐。僧道四夷。不可勝數。使者入見。文策在後。一一問在生善惡。東西分立。乃唱策名。問曰。作何善。對曰。小來持金剛經。王合掌嘆曰。功德甚大。且放還。

唐。江陵開元寺。僧法正。日持金剛經三七遍。長慶初。暴卒。至冥司見王。主問生平有何功德。答曰。常念金剛經。乃揖上殿。登繡座念經。侍衛悉合掌。階下考掠皆停息。念畢。遣一吏引還。王下階送曰。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。勿廢讀誦。因隨吏行。至一大坑。吏自後推之。若隕空乃甦。死已七日。惟面不冷。

武德間。長安蘇仁欽。其父文忠。家巨富。債利加五。大斗小秤。殺生害命。並無一念向善。老墮廁中而死。仁欽與父無二。恃富欺人。恣意宰殺。年未三十。忽生重病。見眾生面前索命。死見閻君。勅曰。汝前世修善。故今生受福。今生恣意殺害。不識因果。令獄卒驅至刀山劍樹。償眾生之命。欽哀告曰。欽在世。雖不看經作善。曾施財請金剛經一卷。捨與安國寺僧神敬受持。此僧遷化。豈無報應。須與神敬。

手持金剛經至王前。言欽曾施經。有般若功願。放其還魂。王即合掌放還。欽活後。印施法華一百部。金剛一千卷。修水陸大齋。作諸功德。忽夜夢亡父言。我受地獄無量之苦。今因汝修行。仗佛力。我及上祖七代亡魂。皆生天界矣。

唐。易州參軍。田氏。惟好畋獵。天寶初。放鷹叢林。棘上見一卷書。取視之。金剛經也。自爾發心持誦數年。已誦二千餘遍。然畋獵亦不輟。後遇疾暴卒。被追至地府。見諸鳥獸周回數畝。從己索命。頃之見王。問罪業何多。田無以對。王令推問。同行十人至吏局。吏合啟口。以丸擲口中。便成烈火。遍身須臾灰滅。俄復成人。如是六七輩。至田氏。累三丸而不見火狀。吏怪之。具以實白。王問在生。作何福業。田曰。在生時。誦金剛經二千餘遍。王云。足可滅一切罪。因令田氏誦經。纔三紙。回視庭中禽獸。並不復見。誦畢。王稱美之云。誦三千遍。延十五年壽。遂放還。

唐。天寶中。張判官失其名。奉使淮南。將渡淮。有黃衫人。自後奔來。求附載。御船者欲歐之。張云。不可。載一百姓渡淮。亦何苦也。見黃衫人饑。以餘食哺之。其人愧謝。既濟。與張分路。須臾至驛。其人已先在門。張心嫌之曰。吾適渡汝。何為復至。對曰。欲與判官議事。非左右可聞。張屏左右。其人曰。我奉命取君。合淮水溺死。適蒙厚意。只可停一日耳。張拜伏求救。答云。能一日內轉續命經千卷。尚得延壽。言訖即去。至門又回云。公知續命經否。即人間金剛經也。張云。今日已晚。如何轉得千卷。答云。但是人轉皆可。張乃傳呼本役數十人同轉。至晚果終千卷。鬼又至云。判官已免。但須一謁冥王。眾人見張。隨黃衫吏同去。張見王。王言轉經。當更益十載陽壽。放之重生。

免畜

宋。蘇州府。朱進士。習舉子業。罔知佛法。一日閒遊。至虎丘寺。值佛印禪師。講金剛經。至一切有為法四句。為說佛法大意。朱聞之大喜。自念平日。未嘗聞此佛法。回家午刻睡去。夢一鬼吏。押五罪人。朱亦隨之。約行里許。至大街入巷。一家門掛青簾。鬼吏揭簾。携罪人入。至厨房。竈上桶內有湯。罪人皆飲。朱亦覺渴。方欲飲。吏喝曰。聽佛法人。不得飲此。乃驚覺。心疑此夢。次日往大街入巷。果有人家。與夢中無異。扣門入。主翁見進士至。忙相接。朱問適來宅上。厨房有何動靜。主翁曰。厨養六個小犬。內死其一。朱大驚流汗。自謂。若非聞佛法之力。幾入狗胎矣。因持金剛經。寒暑不輟。壽至八十九。於八月十五日。遍請師友相送。昇後園樹梢。說四句偈。與眾相別。端然立化。偈曰。八十九年朱公。兩手劈破虛空。兩脚踏著白雲。立化菩提樹東。

鄒軛。居崑山。世有善名。軛弟軫。不為善事。一日見兄請僧。誦金剛經。聞至第十五分。亦合掌稱善云。吾儒未嘗有此語。後患時疾。不知人事。半月惟胸前未冷

。於床上霍然起。告家人云。我於閻門外。為李作坊家牛。身盡白色。見金剛神云。此人曾聞金剛經數分。何入此類。以寶杵擊牛首而醒。自覺頂門微痛。後訪其家。初生白犢。果亡矣。

如願

呂文展。開元三年。任閩中縣丞。雅好佛經。尤專心誦金剛經。至三萬餘遍。靈應奇異。年既衰暮。三牙并落。念經懇請。牙生如舊。時屬亢旱。刺史劉浚。令祈雨。誦經一遍。遂獲沛然。又苦淋潦。別駕使祈晴。應時便霽。前後證驗非一。

度禽

萬曆庚寅。湖州華林鎮一老者。誦金剛經。日有常課。其家有伏雌。抱十二卵。一夕老者。夢男女十二人。拜堂下曰。賴公經聲。悉得度脫禽倫。故來致謝。老者夢覺。偶思十二鷄卵。出之覺甚輕。劈視空殼也。因呼眾傳視。劈之俱然。卵生得度。靈驗如此。十二類皆然。持經功德。信乎不可思議。

濟幽

嘉隆間。大將戚繼光。素持金剛經。其守越也。有亡卒致夢云。明日當令妻詣公。乞誦金剛經一卷。以資冥道。公覺。誠門吏。有婦人來。勿呵禁。俄果一婦人。哀泣求見。因引入。如夢中所言。公允之。次日誦經。夜夢卒云。荷公大恩。僅得半卷功德。以中夾雜不用二字。公思其由。蓋誦經時。內人遣婢送茶餅。公遙見。揮手却之。口雖不言。心謂不用故也。遂竭誠閉戶更誦。誦畢。是夜卒於夢中。稽首謝曰。已得超脫矣。

蘇州楓橋。盛在德。從講師懸明受經。萬曆初。病赴冥司。則被仇鬼盛之化。告郡隍逮對也。在德理直。得縱觀冥獄釋還。經宿復絕。見郡隍降階諭曰。我生前荊州人。姓曹氏。自登神籙。我母張太君。轉世三度矣。咸女身不育。若代我懇懸明師。虔誦金剛經。月上女經。各五百部。拯我母轉男。諭甚切。在德再生。禮請懸明。誦滿牒告。

泗州趙璧。赴京應舉。其妻李氏已亡。後璧及第還鄉。離家十里許倦睡。夢亡妻跪路旁。哀告曰。奴在生時。殺害物命甚重。每於蟹出時。買作醉蟹。恣意噉食。死後。閻君勅驅蟹山地獄。被羣蟹鉗其眼曰。徧身流血。晝夜受苦。又生前吐酒餘殘。飲剩盞脚。及作賤飯粥羹湯。陰司積聚。至五石九斗七升五合。使奴陽壽先減一紀。又受三七大地獄苦。再勅獄吏。監奴賣酒。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。却就奴身刺血。應賣五石九斗七升五合。務要填足原數。別受地獄。今聞夫榮歸。特來哀告。陰府深敬書寫金剛經。乞將奴房奩變賣。為奴寫七卷。仗此般若功。可救地獄苦。其夫到家。即捨財請僧寫經。方完兩卷。一日脩祭禮。為妻上墳。至墓側。忽見老翁。言汝妻承寫經功德。昨午時准閻王勅。已昇天界矣。言訖不見。

生天

遂川。趙文信。貞觀元年暴死。三日復蘇。自云。初死時。被吏驅逐。同伴十人。相隨至閻王所。中有一僧。王先問云。師在世修何功德。答云。誦金剛經。王聞此語。即驚起。合掌贊言。善哉善哉。審誦般若。當得升天。因何錯來至此。言未訖。忽有天衣下來。引師上天去。文信回生。具述其事。

開元中。有盧公。寄住滑州。常持金剛經。晝日閒坐。見二黃衫人入門。盧問為誰。答曰。是里正。奉帖追公。盧愕然。因求帖觀。見封上作衛縣字。遂開。文字錯鏤。不似人書。怪而詰焉。吏言。奉命相追。不知何故。俄見馬在堦下。不得已上馬。顧見屍在床上。甚惡之。倉卒間不知是死。又見馬出。不由門。皆行牆上。乃驚愕下淚。方知已死。恨不得與母妹等別。行可數十里。至一城。城甚壯麗。問此何城。吏言王國。入城經過一院。問此何院。吏曰。是御史大夫院。因問大夫何姓名。云姓李名某。盧驚喜曰。此吾表兄。令吏通刺。須臾出見甚喜。具言平昔。大夫謂曰。弟誦經。功德甚多。良由金剛是聖教之骨髓。乃不可思議功德也。盧初入院。見數十人皆衣冠。其後大半繫網中。或無衣。或露頂。盧問此悉何人。云是陽地衣冠。網中者罪重。弟若為一說法。見之者悉得升天。遂取高座。令盧升坐。誦金剛經。網中人已出頭者。至半後皆出地上。或褻衣大袖。或乘車御雲。誦既終。往生都盡。及入謁王。呼為法師。致敬甚厚。王云。君功不可思議。算又不盡。令吏送回。既至舍。見家人披頭哭泣。屍臥地上。心甚惻然。俄有一婢。從庭前入。吏令隨上階。及前。魂忽入體。遂活。

歸西

嚴江。相城皮工也。中年棄業。於佛寺擔齋飯。在路專持金剛經。併念阿彌陀佛不絕聲。年六十餘。忽絕粒。飲水一月。乃言曰。我當以某月某日某時去。至期沐浴更衣。跣趺而化。焚之得舍利數合。其舌堅如金石。扣之有聲。時正德十三年事也。

湖州屠戶。陸公。年二十三。於門前見一雲水僧。口稱教化有緣人。陸不解。僧云。汝宰殺猪羊無數。何不改業。陸云。承襲祖業。不能棄捨。僧云。汝若不改。後世必墮此類。仍被他殺。冤冤相報。無有出期。貧僧覩汝。宿有善根。可早持蓮華經金剛經。汝若專心受持。即能消除惡業。增長福善。僧說訖不見。陸遂省悟。即請工繪阿彌陀佛。觀音勢至相一軸。至誠供養。堅心素食。投師習誦二經。未及五年。自能暗誦。如明日宰殺。夜於佛前焚香。持誦蓮華一部。金剛一卷。對佛懺悔。口稱來晨殺猪羊幾口。願將看經功德。超度被殺猪羊。盡此報身。早生淨土。願我命終時。免此冤對。以此為常。陸反覺身輕體健。年至八十一。將死。半月前。徧請親友。言十一月初九辭世。聊具蔬食。祇迎相別。至期親友赴齋。索浴更衣。端然正坐。頌曰。六十餘年專殺業。手提刀稱暗修行。今朝得趣菩提路。水裏蓮花火裏生。頌畢化去。

。親朋無不瞻仰贊嘆。

萬曆辛丑。順城門內監。張愛。晚年受持金剛經。屈易簧。家人囑之曰。莫忘持經念頭。愛心然之。而口噤不能答。覩二青衣押之曰。汝當往山東投胎。其行若飛。日中已到山東。見彼土山水。及受生父母。愛一心惟持經。隨押至一殿宇。心疑是東嶽。而無牛頭獄卒。殿上一人。冠平頂冠。引愛使前。冠者起曰。汝合到此地投胎。愛稱某一生持金剛經。但願往生。不願投胎。冠者曰。汝持經功少。愛云。曾聞十念成就。況某持經。已歷數年之久乎。冠者因顧兩青衣曰。且送回持經。受死已九日。心尚煖。未殮。復甦。遂離家住西山碧雲寺。專誦金剛經。又十一年。一日集眾云。我以持經力。今西去矣。沐浴更衣。端坐而逝。

宣德間。川西鶴鳴。觀道士。陳入玄。志求長生。禱神授法。夜見一人。自稱金剛神。謂玄曰。爾往岷山。禮智融和尚。當授汝法。玄如言往問云。玄冀長生。願聞秘要。融云。不見金剛云。一切有為法。如夢幻泡影乎。玄云。既如幻泡。何謂長生。融云。若見諸相非相。即見如來。又云。即非如來。是名如來。玄於言下頓省。遂歸隱瓦屋山之虎踞岩。年九十八。一日集鄰居曰。吾始志仙長生。今幸得佛長生矣。願諸公得我所得。言訖。遂瞑目而逝。

海鹽漁戶。張元。與弟貞。撒網夜歸。舟至青松塘。見水面異光。掩映星月。疑有寶珠。遂沒水取一石匣。兄弟相慶。歸家虔啟。得金剛經一卷。金字所書。遂供家堂中。夜夢金甲神曰。汝前生。為長水法師講壇作務人。因不信心。退墮至此。然微因未泯。賜汝大法。當精進持誦。元以不識字辭。神令開口。以一丸投之。明日啟誦。熟如久習。元以告昭慶寺僧傳如。如勉其回向西方。越三年。元謂親識曰。蓮台現矣。端坐而化。時萬曆丁丑七月事。

歸一居士論曰。歸西與生天有別。蓋生天尚未脫輪迴。歸西則永離生死也。

何言之。輪迴共有六道。一曰天道。二曰人道。三曰修羅。四曰畜生。五曰餓鬼。六曰地獄。六道生死。皆輪轉不已。天上受福。雖勝人間。然壽命亦皆有數。如忉利夜摩兜率化樂諸天。壽以千計。多者不過數千歲。他化魔身光音徧淨諸天。壽以萬計。多者亦不過數萬。到數盡時。仍來欲界受生。不能永居天上。故曰未脫輪迴也。

至若西方。過十萬億佛土。有世界名曰極樂。其教主號無量壽佛。至今現在說法。一歸其境。永不退轉。直至成佛。其人壽命。皆無量無邊。非筭數之所能知。經所謂天地壞時。這箇不壞。故曰永離生死也。較之生天者。不迥別手。

又持金經。與修淨土同功。修淨土。與參禪家一致。何言之。蓋參禪固能頓悟真空。立地成佛。而修淨。